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六

居處部七 堂 室 齋

堂一

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增說文曰堂殿也 又曰古者為堂自半以前虛之謂堂半以後實之謂室堂者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 原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迹也 又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

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又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增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原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高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雉長三尺也）　漢書曰玉堂在太液池南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階皆用玉也　管子曰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

期年而君不聞此謂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　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　論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髙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須臨堂察之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日歷於扆坐顧輒見之也

魏名臣奏有翦吳堂水經注有魏茅堂　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幅席席前設筵

几禮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故曰度堂以筵度室以几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禄堂承慶堂仁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昌堂椒華堂芳音堂永光堂　又曰有堯母堂永光堂長壽堂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芰菱　增洛陽宮殿簿曰有九華芳香琴堂百戲堂徽音堂承慶堂邑福堂嘉德堂虛德堂修成堂　又曰洛陽有桃間堂皇奈間堂皇竹間堂皇李間堂皇魚梁堂皇醴泉堂皇

堂二

原山川古今記曰永康縣有縉雲堂黄帝錬丹處費北有積弩堂晉成帝作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　都城記曰郡國魯城北有孔子學堂

增拾遺記曰海人以龍骨為燈獻於燕昭王王具燈坐於通靈堂　原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　增吳地志曰雞坡之側即春申君子為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數失火故塗以雌

黄遂名黄堂　書序曰魯共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拾遺記曰漢武息於延涼室卧夢見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日不歇帝改延涼室為遺芬夢堂　原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初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續漢書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增郭丹傳曰太守杜詩勅以丹事編黄堂以為後法　宦者傳曰使鈎盾令繕修南宫玉堂又鑄四鐘垂於玉堂及

靈臺殿前　玉海曰蜀漢有議殿爵堂魏於聽政殿有

鳴鶴堂東西堂亦魏創河南有魏文帝茅茨堂　原鄭

玄别傳曰北海有鄭玄儒林講堂　虞氏家記曰虞潭

右衛將軍太夫人年髙求解職被名不聽特假百日迎

母東歸起堂養親親集會作詩言志　增後魏書曰孝

武南征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

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髙而不升無小

而不入因之流化渠洗煩池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

天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作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座雖無堯舜之君卿當無愧元凱冲對曰臣既遭逢堯舜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　梁書曰天監六年改閱武堂為德陽堂聽訟堂為儀賢堂　北史曰齊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苑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　又

曰若干惠事毋以孝聞周文帝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周文帝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　唐書曰太原府晉陽有號令堂高祖誓義師於此　又曰唐初三長官議事於門外省之政事堂高宗弘道元年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　又曰北都宫有起義堂開元十一年幸并州上親製起義堂頌　又曰天寶八載張博濟為户部郎中部有考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為廳事别取都水監

地為考堂　又曰裴度時閹寺擅權天子擁虚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暖館涼臺號緑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歡不問人間事　又曰顏彥暉為東都門節度使梓州有鏡堂世號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　又曰馬總為鄆曹濮節度觀察使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又饗其從事　又曰崔鄲貝州武城人崔氏四世

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鄜鄆凡為禮部吏部者五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架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鄆一門孝友可為士法因題曰德星堂　宋史曰祥符九年詔以元符觀南皇子就學新堂宜以資善為名因製記　又曰宮中有清淨堂明道元年改曰壽寧奉太祖御容於壽寧堂　又曰祥符中改開封府舊射堂名曰繼照堂設帟張樂許士庶遊觀三日六年繼照堂芝草生作歌賜近臣天聖二年改為繼聖堂　又曰慶歷八年

韓琦帥定州郡圃有亭琦廣之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可載諸圖而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辟名為閱古堂　又曰治平元年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宗惠領其職又詔申儆之宗惠即所居築堂曰聞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間以身倡率宗屬　又曰政和五年御書摛文堂賜學士院　玉海曰宋德壽宮禁籞周迴分四地東則有香逺梅堂情深竹堂南則載忻大堂　宋史曰淳熙二年夏始創射堂為游藝之

所圃中有榮觀玉淵清賞等堂皆宴息之地六年上作翠寒堂於禁中以日本松為之不施丹雘嘗召宰輔王淮趙雄奏事堂下古松數十清風徐來上曰松聲甚清遠勝絲竹　又曰淳熙十四年詔皇太子參決庶務詔右相周必大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仁宗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　松雪齋集曰延祐四年詔作上林園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出中園為堂構亭於其前列樹花果

松柏榆柳之屬孟頫請名其堂曰賢樂孟子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　遼史曰遼以幽州為南京有天膳堂金史曰大都宮有芳潤堂拱宸堂　元史曰達爾瑪除大都留守帝命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緑金銀裝飾達爾瑪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車駕自上京還入視之乃大喜以手撫壁歎曰有心哉留守也　又曰順帝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托克托大司徒雅克布哈知端本事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

好文取史傳及先儒論説關治體協經旨者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命太子習焉　掖庭記曰大内有春熙堂緝衮堂　春明夢餘録曰明皇極閣下有仁德堂文華殿有精一堂禮部有寅清堂　蕪史曰北安門内街西曰安樂堂内官有疾者徙此　又曰内書堂教授讀書自陳山始以後詞臣任之奉旨收入宫人選年十歳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内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

掌司分其勞擇日拜孔子每學生一名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為束脩　又曰玉熙宮内安樂堂在焉成化間萬貴妃專權孝穆紀皇后有娠托疾居此誕生孝宗

殿閣詞林記曰翰林左有史官堂右有講讀堂　翰苑須知曰院中有遵道堂修吉堂　薊州志曰州治在城東景泰三年芝產於堂後知州姚恭因扁曰靈芝堂

堂三

原承慶　昌福洛陽宮殿簿曰承慶堂昌福堂綏福堂　　䲭集　鳳棲袁山

松後漢書曰楊震好學講書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進曰虵鱣者大夫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潘尼詩曰鸞鳳棲堂廡

徽音 嘉德 洛陽宮殿簿曰徽音堂嘉德堂

虛德 修成 洛陽宮地記曰洛陽有虛德堂有修成堂

去地 冠山 上見前班固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

李中 桃間 和包漢趙記曰劉聰嘉平三年廷尉陳元達極諫聰怒將斬之聰時幸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社稷之計聰勉聽之於是易李中堂為愧賢堂洛陽宮殿簿曰有桃間堂皇見前

樹椅 植柏 何尚之清暑殿賦曰其西則堂皇博敞正嶋是施帶以綠流樹以青椅洛陽記曰洛陽山中都亭堂皇大小屋五十間植五果木竹柏之屬有五千七百二十九株

九華 百戲 洛陽宮殿簿有九華芳香琴堂又有百戲

堂皇

鍊丹　光碧上詳山川古今記見前　下詳十洲記見前　高三尺

遠百里上詳論衡見前　下詳管子見前　上必揚聲　坐而掩淚禮將上堂聲必揚　文選衆滿堂而飲酒羌獨生而掩淚　老子倨　仲由升老子見孔子倨堂而應　由也升堂矣　堂除　堂皇考工記堂除十二分為階前　後漢胡建為軍正斬監察御史於堂皇　上堂無壁曰皇　垂堂　滿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又曰寢處我兮滿堂

增平山　列岫平山堂在揚州蜀岡上宋慶歷中郡守歐陽修建江南諸山拱列簷下夏月公每攜客堂中遣人走邵伯折荷花百朶插四座命妓以花傳客行酒往往載月而歸堂左右竹樹參天生者忘暑　列岫堂在成都府茂州治因九頭山列於南屏風盤臺列於西巨人稟馳

列於東故名之曰列岫

三賢 三賢堂在孤山有白居易蘇軾林逋三賢像尚存

九老 九老堂在洛陽即白居易宅胡杲吉旼劉貞台鄭據盧慎張渾李元爽僧如滿并居易九人結香山社

七葉 白居易有七葉堂詩

半間 宋咸熙中襄樊圍急賈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臺榭作半間堂延羽流塑己像於其中

芸暉 元載造芸暉堂於第芸暉香草名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芸暉

竹林 宋子業無道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悉屏侍衛與羣巫綵女射鬼於竹林堂

流杯 襄沔記馬泉每年刺史三月上旬於此泉起曲水流杯堂引泉水為祓禊之所臨時構造事竟毀除

載酒 載酒堂在儋耳蘇軾嘗載酒訪黎子雲太守張忠遂建堂其地

彩衣 彩衣堂在饒州府安仁縣宋楊傑記龍塘周氏五世同時子養

畫錦

其父而建養其祖之祖父鞠其子而及鞠其孫之孫

晝錦 晝錦堂在彰德府治北宋韓琦以宰相判郡建於居第歐陽修為記蔡襄書石

鉤深 鉤深堂在重慶府涪州北巖程頤謫涪州即普淨院闢堂注易黄庭堅扁曰鉤深堂

平遠 平遠堂在建昌府治東地勢高爽江山一望如畫

偃月 李林甫有堂如偃月號偃月堂每欲擠斥大臣必居此堂思中傷之

聚星 聚星堂在鳳陽潁川治歐陽修守郡日建有聚星堂集

舍蓋 蓋公堂在諸城縣境內蘇軾守膠西建自為之記昔曹參為齊相問蓋公所以安集百姓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

頌僖 頌僖堂在南安府學宋知軍管銑增修學舍士民德之立生祠於學宮扁曰頌僖取魯僖公修閟宮而詩頌禱之意

一經 一經堂在鳳翔府隴川治東唐太守韋皐建取漢韋賢一經教子之意

萬卷 張鏡辰所居萬

卷堂蘇子瞻有詩

綠野 **碧瀾** 上即裴度事見前碧瀾堂在湖州府城東霅溪之西唐刺史杜牧建牧有隸書碧瀾堂三大字宋陳堯佐有詩

寫韻 **讀書** 寫韻堂在南昌府城東紫極宮唐太和仙女綵鸞寫孫愐唐韻於此　張九齡讀書堂在南雄府始興縣山幽水秀花木長春几案庭戶皆石琢就

醉白 **景韓** 江南彰德府治有醉白堂韓琦建於居第池上取白樂天池上詩以為醉白之意　韓愈嘗刺袁州宋紹興初郡守陳穛立景韓堂以寓慕韓之意

合歡 **遂初** 鄭嵎津陽門詩八姨新起合歡堂　順天府有遂初堂元張九思別業也繞堂花竹水石之勝甲於都城九思嘗休沐與公卿大夫觴詠於此

三槐 **萬柳** 開封府有三槐堂宋兵部侍郎王祐創居第時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後子旦為相子孫因建三槐堂　順天府南有萬柳堂元廉希

憲別墅堂臨池池中多蓮繞池植柳風景可愛每招盧摯趙孟頫游宴

棲賢　思聖

東坡志林曰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為書之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兗州府汶上縣有思聖堂

有美　無訟

宋嘉祐中梅摯出守於杭仁宗賜詩以寵之其首章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因以有美名堂　無訟堂在袞州治宋建炎間郡守阮閱建

接武　攝齋

上詳禮記見前　下詳論語

桓公讀書　叔向聞言

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以臣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子亦不能受之然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左傳叔向適

鄭鬷明惡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堂四

原詩宋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曰步出西掖門遥望城西岑連嶂疊巘崿青翠杳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恨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頼鳴琴　梁庚肩吾詠蔬圃堂詩曰北

堂多暇豫時駕總鸞鑣路靜繁葭徹輪輕羽蓋飄臨空坐飛觀迴首望浮橋風長曙鐘近地迥洛城遥疎林不礙日涸浦暫通潮徒然等賓從並作愧羣僚　增劉苞九日侍宴正陽堂詩曰六郡良家子幽并遊俠兒立乘爭飲羽側騎競分馳鳴珂飾華眊金鞍映玉羈膳羞殫海陸和齊眠秋宜雲飛雅琴奏風起洞簫吹曲終髙宴罷景落樹陰移微薄承嘉惠飲德良不訾取效績無紀感恩心自知　劉孝綽侍宴集賢堂應令詩曰北閣時

既啟西園又已闢官屬引鴻鷺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
取隆恩徒自昔布武登玉墀委坐陪瑤席綢繆參宴笑
淹留奉觴醳壺人告漏晚煙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
光映泉石　陳江總宴樂修堂應令詩曰肅城通甲觀
承華啟畫堂北宮降恩賞西園度羽觴殊私奉玉裕終
宴在金房庭暉連樹彩簷影接雲光仙如伊水駕樂似
洞庭張彈絲命琴瑟吹竹動笙簧慵疎濫應阮衰朽忝
流章　原隋煬帝宴東堂詩曰雨罷春光潤日落暝霞

暉海榴舒欲盡山櫻開未飛清音出歌扇浮香颺舞衣翠帳全臨戸金屏半隱扉風花意無極芳樹曉禽歸

唐虞世南侍宴歸雁堂詩曰歌堂面緑水舞館接金塘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鳧歸初可侶雁起欲分行刷羽同栖集懐恩媿稻粱　增王昌齡裴六書堂詩曰閑堂閉空隂竹木但清響窗下長嘯客區中無遺想經綸精微言兼濟當獨往　杜甫晚登瀼上堂詩曰故躋瀼岸髙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

雲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
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
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凄其望呂葛不復
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塚楚星南天黑蜀月西
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岑參終南雙峯草堂
詩曰斂跡歸山田息心謝時輩晝還草堂卧但見雙峯
對興來恣佳遊事愜符勝槩著書髙窗下日夕見城内
曩為世人誤遂負平生愛久與林壑辭及來松杉大偶

玆精廬近數頃名僧會有時逐樵漁盡日不冠帶崖口
止新月石門破蒼靄色向羣木深光揺一潭碎緬懷鄭
生谷頗憶嚴子瀨勝事猶可追斯人邈千載　盧象題
武林臨草堂詩曰草堂列仙樓上在青山頂戸外窺數
峰階前對雙井雨來花盡濕風度松初冷登棧行不疲
入溪語彌靜未能去塵服兼欲事金喦正直心所存謟
諛長自省適知幽遁趣已覺煩慮屏更愛雲林閒吾將
卧南潁　盧照鄰文翁講堂詩曰錦里淹中館岷山稷

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劉長卿過橫山顧山人草堂詩曰祗見山相掩誰言路尚通人來千嶂外犬吠百花中細草香帶雨垂楊閉自風卻尋樵徑去惆悵綠溪東　韋應物題鄭拾遺草堂詩曰借地建茅棟橫竹掛朝衣秋園雨中綠幽居塵事違陰井夕蟲亂高林霜果稀子有白雲意構此想巖扉　王建過趙居士擬置草堂處詩曰休師竹林北空可兩三間雖愛獨居好終

來相伴閒猶嫌近前樹為好看南山的有深耕處春初須早還　薛能老圃堂詩曰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沭吹落讀殘書　白樂天七葉堂詩曰鬱鬱復鬱鬱此熱何時畢宜人七葉堂煩暑隨步失簷雨稍霏微窗風正蕭瑟清閒一覺睡可以消百疾　宋蘇軾萬卷堂詩曰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如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秘書

黄山谷雙松堂詩曰文殊堂下松永日如鳴琴我登雙

松堂時步雙松陰中有寂寞人安禪無古今　王安石平山堂詩曰城北横岡走翠虬一堂高視兩三洲淮岑日對朱欄出江岫雲齊亂瓦浮　陳堯佐碧瀾堂詩曰苕溪清淺雪溪斜碧玉寒光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　范成大玉堂寓意詩曰摛文窗户九霄中岸幘燒香愧老農上直馬歸催下鑰傳更人唱促鳴鐘金城巀嵲雲千雉碧瓦參差月萬重骨冷魂清都不夢玉階蕭瑟聽秋蛩　元趙孟頫萬柳堂詩曰萬

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葢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索題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又山堂詩曰手種青松一萬栽山堂留得翠屏隈推窗緑樹排簷入臨水紅桃對鏡開山雉雊迎朝日去野禽啼傍夕陽來老妻亦有幽棲意數日遲留不肯回　虞集題儋耳東坡載酒堂詩曰翳翳儋耳城歷歷桄榔樹百年遺故丘新堂設賔阼清風海上至朝陽在庭户丹丘五色鳯覽德屢

來下甘辛熟桂酒羅列雜諸蕷苻黎多孫子食飲祭先
具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除　楊載題文丞相畫梅堂
詩曰大厦就傾覆難以一木支惟公抱忠義挺然出天
資死既得所處自顧乃不疑惻愴大江南名與日夕垂
我行見遺墨再拜墮涕洟名堂有深意亦惟歲寒枝可
知平昔心慷慨非一時峨峨著棟宇昭昭示民知勿使
風雨敗永慰千古思　薩都剌野潛堂詩曰高隱有深
意情閒直萬金溪魚鮮作膾竹筍長成林鶴有還巢夢

雲無出岫心讀書風雨夜燈火野堂深　郝經師正堂詩曰秋渚芙蓉澹澹香新亭爽氣釀新涼晚風吹斷溪南雨一片金煙掛夕陽　明魏觀大本堂詩曰翠葆葳蕤九鳳旗東華遥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衞輪班虎豹馳月繞珠簾陛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皇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　又曰六齋帝子聯龍衮三島神仙列鴈行繡轂青鸞金羽蓋錦韉白馬紫游韁御溝細柳雲生暖禁籞飛花雨送涼鄭國書聞能第一

玉爐清晝爲分香

原賦陳江總雲堂賦曰覽黄圖之棟宇規紫宸於太清何靣勢之膠葛信不日之經營仰一時之壯麗跨萬古之威靈吐觸石之竒色混髙臺之舊名若乃三階八户百栱千楹瑩以玉琇飾以金英緑芰懸插紅蕖倒生於是木葉聲寒壺人唱静承露擎虚相風照逈天子乃下輦開宴出豫娱神文懸日月思華風塵實附鳯之多幸愧屠龍之不真

原頌晉庾闡樂賢堂頌曰峨峨隆構岌岌其峻階延白屋寢登髦俊神心所寄莫往非順靈圖表象平敷玉潤遊蚪一壑棲鸞一叢川澄華沼樹拂椅桐林有晨風翩有西雍高觀迴雲疎飈倚窗洋洋帝猷恢恢天造思樂雲基克配祖考仰瞻崑丘俯懐明聖玄珠雖朗離人莫映清風徘徊微言絶詠有邈高構永廓靈命

原銘後漢李尤堂銘曰因邑制宅爰興殿堂夏屋渠渠高敞清凉家以師禮羞奉烝嘗延賔西階主近東廂宴

樂佳客吹笙鼓簧　增唐李翱舒州新堂銘曰先時寢
壞有隘有攎乃作斯堂髙嚴旟旟六桷四楹裝重架虛
欒拱不設簷梠袪袪嚴不越度險而有餘左立嘉亭繚
以環除延其泉源志肆其舒吏事既退齋心以居
增記唐柳宗元永州新堂記曰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
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奥草有泉焉韋公之
來既踰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乃作棟宇以為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

山髙原林麓之崖間厠隐顯邇延野緑逺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　宋歐陽修晝錦堂記曰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一介之士得志於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自公少時已擢髙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髙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

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世哉　又有美堂記曰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能而兼焉者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寛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獨所

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

蘇軾王君寶繪堂記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佩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去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

以蓄其所有而求文為記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明歸有光素節堂記曰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於文先王為之禮備其爵俎設其豕腊黼黻文繡莞簟丹漆雕斲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鞂素車是尚東漢之時崇尚悃愊三公敝車羸馬布衣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侈靡放誕致海内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歟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崐山之里第

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百七十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家余因追感公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為文以記之

室一 仙室附

增釋名曰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原毛詩曰斯干先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戸　又曰築室于兹又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增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　冬官曰匠人營國室中度以几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又曰匠人營國夏后氏世室注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夏之世室皆東西廣於南北周亦五室與夏異制　百官志曰漢有畫室長一人宦者主中宫别處

漢書云霍光止畫室中　五行志曰劉向以為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　百官表曰少府

有考工居室甘泉居室令丞　又曰少府有東織室西織室令丞　唐書曰大明宮有溫室殿　原老子曰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增董子曰天子之宮左清廟右凉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近陰故室適形而止　揚子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

原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增又曰宣

室温室皆在未央宫殿北温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温煖也　西京雜記曰温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為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賔氍毹　括地志曰歷室燕宫名樂毅傳曰磨室　原楊龍驤洛陽記曰顯陽殿北有避雷室西有御龍室　雷次宗豫章記曰望秦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有水廣數十步清淺遊者伐竹為筏以過水幽邃無極莫能究其源出好鍾乳　盛弘之荆州記曰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

數十所經過時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洛陽宮殿名曰洛陽有望舒凉室含章鞠室靈芝鞠室清凉暑室　增雜論曰風俗論云平屋曰室平室曰屠蘇　輟耕録曰鳳儀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　又曰駱龍樓有妝人宿衞之室　又曰針線殿後有侍女室七十二間及左右浴室一區　又曰北門外有窨花室五間東夾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間凌室六間　大都宮殿考曰宣文閣旁有祕密室　春明夢餘録曰文華殿有

恭默室　宮殿額名曰雷霆洪應之殿有嘯風室靈雨室耀殿室　仙室原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瓊華之室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石室有二十人同居齊壽千二百歳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石室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增大洞玉經曰太霞之中有白雲之室太虚元君所處　三皇經曰蜀郡峨眉山石室舊有三皇文此文不與天下衆文同百萬人中未有一得者　龜山元籙曰有瑶瓊之室　洞景金元經曰有八瓊之室

寰宇通志曰黄山去縣三十里上有玉室洞天

室二　仙室附

增莊子曰黄帝立十九年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往見之退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順下風問至道　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　管子曰威公問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審民所惡以自為戒因作嘖室之議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君

者也　原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見為夫子築室於閨内可乎對曰臣聞之隐而顯近而結唯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又曰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人之服居聖人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對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見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

所受於夫子者志之不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户於中彈琴瑟詠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慨矣　增史記索隠曰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　家語曰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絃歌　拾遺記曰燕昭王即位二十年坐祗明之室升泉昭之館　外戚傳曰漢王入織室見薄姬　原漢書曰文帝徵賈誼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與誼言之　漢宫殿名曰神

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天臺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增拾遺記曰漢武息於延凉室　華陽國志曰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石室安帝初烈火為災惟石室獨存　京房傳曰元帝時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會議温室　孔光傳曰孔光為上書令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温室省中植何木光不應　馬后紀曰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娱樂　原謝承後漢書曰陳蕃

家貧不好埽室客怪之者曰可一埽乎蕃曰大丈夫當為國埽除天下豈徒室中乎（一作安能事一室乎）　增晉傳曰嵇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　埤史羅含列傳曰桓宣武以含為別駕以官守喧擾於城西地小洲上立茅茨之室竹果蔭宇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疏食晏若有餘　周顗傳曰元帝召顗於廣室　紀瞻傳曰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　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置淩室修藏冰之禮

洛都要記曰王維居輞川室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温凉地不容浮塵日有數十埽飾者使兩童掌縛帚而有時不給　唐書曰張鶴齡恐弟志和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梁不施斤斧　宋史曰慶歷四年益州守蔣堂廣其舍為宫以教諸生治平中韓絳建講堂於文翁石室之西　仙室增地里志曰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原列仙傳曰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七百歲歷陽有彭祖仙

室三

原楚辭曰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名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　又曰鑿山楹而為室兮下披衣於水渚霧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宇　又曰網戸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　增魏都賦曰窺玉策於金縢案圖録於石室　西京賦曰宣室玉堂

譬衆星之環極 許昌宮賦曰其隂則有望舒凉室羲

和温房 李庚西都賦曰左閣當辰延英耽耽宣徽洞

達温室隅南

室四 梁 柱 窗 瓦附

原宣王考 馬援穿上詳詩 漢書馬援征五谿會暑甚乃穿岸為室 張老

美 獻子尤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左傳宋向戌見孟

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望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孟獻子對曰吾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布

緹縵 入芝蘭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加律其上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

之室

虛生白 暗不悔 莊子瞻彼闋者虛室生白言夫視有若無虛室也室虛而純白獨生阮長之一生不悔暗室

夜飲 秋修 左傳楚子享郤至為寢室夜飲而懸焉 月令孟秋修宮室坏垣墻

人不安 君其反 國語智襄子室美士茁夕曰臣懼土木勝人人不安室 武詔丞相石慶言使還家也

㙰室 葺屋 文選 考工記葺屋三分瓦屋四分注各分其循以其一為峻

無量 無毀 宮室無量無毀我室

在宇下 築巖底 泥衢之在宇下 江賦淵客築室於巖底

目巧之室 環堵之室 則有奥阼注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仲尼燕居 儒行

為先為後 肯構肯堂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書曰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梁

梅木 **文杏** 吴越春秋曰夏禹廟以梅木為梁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為梁 **繫**
髮 **懸刀** 蘇秦傳曰秦少學苦於睡以頭髮繫梁上手引錐刺股以醒其睡 王濬事 **歌**
繞 **人伏** 論衡曰韓娥古之善歌者每一歌餘聲三日繞梁上塵 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嘗夜陰有人伏梁上寔曰梁上者君子也遺絹兩匹
撫梁易柱 **畫羊懸縠** 論衡曰紂能撫梁易柱 廣州記曰州廳梁上畫五羊又作五穀囊隨羊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圖其像為瑞六國時廣州屬楚
柱黃金塗 **水晶為**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以銅為柱黃金塗之大五圍 魏畧曰大秦國以水晶為屋柱
寫酒 **納書** 晉書曰陸翫字士瑤初遷侍中轉司空有人詣之飲酒寫柱中祝曰當今乏才以汝為柱石莫傾人棟梁翫笑曰得卿良

歳敬而佩之甞歎曰以我為三公無人談者以為知言

晏子春秋曰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子曰子壯而示之及子壯發書書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廣雅曰楹謂柱也

地有四柱　臺惟一柱

河圖括地象曰地有四柱三百六十軸博物志江陵有一臺惟一柱衆梁並皆共之

生枝　出血

漢成帝時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王氏執權之徵　盛弘之荊州記曰巴東有一折柱孤直高三丈大可十圍傳云是公孫述樓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折　燃

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帝位頭觸不周山山崩天柱折列女傳紂作銅柱以炭火燃之令有罪者抱其柱輒墮妲己觀而笑

抱而哭　倚不驚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之夜抱柱而哭羣臣曰君何愁之甚復讐臣下之急也夏侯玄倚柱作書雷霹靂不驚

崑崙有銅柱　南

蠻樹銅柱 後漢馬援征南蠻樹銅柱紀功而歸 金柱 鐵柱 帝王世紀紂作金柱三千 焦贛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鐵柱

窗兩夾 四達 周禮四旁兩夾窗注助戶為明 孝經注曰明堂之制八窗四達上圓下方

雲母 琉璃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室有雲母窗有珊瑚窗 世說滿奮畏風武帝坐琉璃窗內甚密奮疑其疎恐之帝問其故荅曰臣如吳牛見月而喘

鹿精 雞語 晉書謝鯤嘗宿一空亭聞人於外呼鯤字鯤從窗視之乃一著黃人遂引其膊斷之乃鹿精也尋血得之 兗州刺史宋處宗買得長鳴雞籠著窗間忽作人語與宗談論終日

不御 不窺 張璠漢記曰明帝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御窗牖 老子不窺牖而見天道廣雅云窗牖也

方朔窺 夏后作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謂帝曰此兒

無頼久被斥逐原心無惡尋因得還周禮曰夏后作堂四旁兩夾窗

人呼祁嘉 人窺范雲晉書祁嘉清貧好學夜忽窗中有人呼云祁嘉隱去來修飾人間甚苦不可階所得未毛錐所喪如山嶽嘉旦乃悟矣 雲集記曰范雲字彥龍少與梁武帝甚篤相隨宿一家雲望見窗外二人窺一人曰可進一人曰有王有相不可也乃俱拜從窗後進帝登位雲拜僕射

綺疏 碧疏

瓦

水晶 縹碧吳外國傳曰大秦國王宮殿水晶為瓦 劉騊駼詩曰縹碧以為瓦

鴛鴦 銅雀博物志鴛鴦之瓦 銅雀臺遺址掘地得古瓦

投地 成沫漢書霍光巷行人見有人居光屋上撤瓦投地就視不見霍誅之應 禮瓦不成沫

載弄 吹飛乃生女子載弄之瓦 神仙傳班孟圖吹人屋瓦飛入人家

投孟陽 中郡守晉張載字孟陽

貌醜遊洛陽市羣女以瓦石投之秦時東郡守為瓦所中遂坐死亦畏忌所驗

合吹 禮毀方瓦合 漢平帝元始元年冬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並盡

增室奥突 爾雅西南隅謂之奥室中隱奥之處 又東南隅謂之突音杳禮曰埽室聚突突亦隱闇

屋漏中霤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 釋名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後室之霤當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

閨内水中 上即晏子事 下詳楚辭

天地 武王克商瞻河洛而歎曰此天室也遂定九鼎於洛邑 左傳成公十二年楚子享郤至為地室而懸焉

金玉 上詳淮南子 三華齋曜内真上經曰上清宮有玉室

石土 漢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劵藏之金匱石室 史表宏字夏甫黨事作以母老不能遠遁乃築土室自牖納飲食而已兄弟妻子莫得見潛居十八年卒於土室

壤岸 上詳尚書大傳下即馬援事

衢路 上詳管子周禮地官國埜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龜蠶 春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以其物入於龜室 瞻仰注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養蠶者欲其溫早成為密室蓄火腐刑畏中風入密室乃全故呼腐刑為下蠶室

溫凉 漢高帝建未央宮作延清以避隆暑溫室以禦祁寒 何晏景福殿賦云凉室處其西偏

織爨 五行志劉向以為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 說文曰爨室炊屋也

居請 灌夫傳 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 賈誼傳造請室而請罪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也

碧深 上清經有碧室 左傳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因之也

穹窟 詩云洒埽穹室 吳公子光刺王僚伏甲士於窟室中以自護衛

鍾冰 韓信傳呂后斬韓信

於長樂鐘室水經注
冰室舊在宣陽門内

蔭暴 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難為蔭室 宣紀暴室嗇夫許廣漢師古曰掖廷主織作染練之舍故謂之暴室

御龍避雷 並詳楊龍驤洛陽記見前

織綃懸磬 江文通云斂人織綃於室左傳云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垂衣襞幅書笏珥彤 子華子曰堯居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邃如神明之居 王元長云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

青布練帷石室金匱 晉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綘帳帝令冬施青布夏施練帷 太史公自序遷為太史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東西廂西南戶 爾雅云室東西廂 下詳詩

無所增廣常恐失墜 唐時李愬昆弟侍家勲貴各矜室廬惟愬所處乃父時故廬無所增廣 韓滉性節儉其室先無挾廡弟洄增補之滉令

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穿屐就位　**借屋居中**　唐崔郾室處卑陋室無步廡至霖淖則客穿屐以就位　丁謐為人嚴毅常於鄴借人室屋居其中

不蔽風日　**恐傷蟄蟲**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宋曹彬所居之室僅蔽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而彬處之泰然堂屋敝壞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宧　**宎**　爾雅曰東北隅謂之宧說文曰宧養也室東北隅食所居也又曰東南隅謂之宎釋名曰宎幽也亦取冥也

梁金　**玉**　焦贛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鐵柱宅全不腐　楚詞云元王之梁

虹　**華**　班固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曹子建七啟曰彤軒紫柱文榱華梁

蘭橑　**玳瑁**　楚詞九歌曰桂棟兮蘭橑　沈佺期詩曰海燕雙栖玳瑁梁

栖燕 生芝 吳融詩曰栖燕梁空雀自喧 詩話云宣和間賜王將明第既而有以梁生芝草為奏者車馬臨幸適久雨梅潤芝墮地京師無名子為十七字詩曰相公賜新第梁上生芝草為甚脫下來膠少

朱長 漢官典職曰陽德宮畫屋朱梁西京賦曰絙雄虹之長梁

柱破 題 漢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付洛陽獄受詞畢即殺之 三輔決錄長陵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儀貌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缺飛 侯景焚太極殿及景平至陳武帝議欲營之獨缺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後渚因得用之 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城一柱飛去光武使人識視因刻紀其年月以名門焉

黑綠 江陵記沔城内有赤湖客舍襄陽大道經城中元嘉十一年連雨城南門壊得土中故柟柱長一丈七尺臨川王取以為大齋西北柱初時色黑一年後不復黑計此千年　劉良七舉綠柱朱榱青璅

壁璫

刺齒 生槐 淮南子曰柱不可以刺齒蓬不可以持屋　孔帖孫偓堂柱生槐朞年而茂

環走 倚笑 史記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走　又曰秦王拔劒擊軻軻被八創知事已不就倚柱而笑箕踞而罵

脱幘著 燃火抱 吳志孫堅為董卓所攻堅與數十騎馳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争逐茂急見一柱在草中因脱幘著柱上卓騎望見繞數重近覺是柱乃去　下詳烈女傳

蒿茂 朽木 大戴禮周時德澤和洽蒿茂以為宫柱名曰蒿宫

漢書成帝立趙后劉輔諫曰朽木不可為柱卑人不可為主

窗見日 畏風 説文曰穿

窗壁以木為交窗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下即滿奮事見原對 列岫 瞰江文選窗中列遠岫蜀都賦曰列綺窗以瞰長江 王母降 玉女窺上即漢武事靈光殿賦玉女窺窗而下視 珊瑚 綾綺漢武帝有珊瑚窗東宮舊事曰宮有四面窗八所綾綺連錢及青臣郭飛板 天窗 屋窗漢封禪儀曰泰山有天窗說文又曰在墻曰牖在屋曰窗 於內視外 不窺見道釋名窗聰也於內視外為聰明 老子曰不窺牖見天道 執手 崔目論語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東宮舊事曰閣上有曲郭郭上崔目窗 手髮通照 奴婢著守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窗戶扇多是綵琉璃皆手髮通照不得藏焉 聖賢塚墓記曰東平王思靡及死葬生所幸奴婢著銅窗令內守冢 樓女當

窗　道人受鍊古詩云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諸天内音經曰南極元窗主諸得道人受鍊品目

瓦　銅瓦　金瓦漢武故事上起神屋以銅為瓦燕丹子曰荊軻之東宫臨池拾瓦投鼃太子進金瓦

飄瓦　削瓦莊子曰雖有忮心不怨飄瓦　抱朴子曰班狄不能削瓦石為芒

瓦注　瓦投莊子曰以瓦注者巧注射賭物也所賭輕則意巧　下即張孟陽事見

武安震　昆陽飛史記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瓦盡震　本紀光武昆陽之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原對

室五

原詩宋吴邁遠游廬山觀道士石室詩曰蒙茸衆山裏

往來行迹稀尋嶺達仙居道士披雲歸似著周時冠狀披漢時衣安知世代積服古人不衰知我宿昔情知我道無為　齊王融移席琴室應司馬教詩曰雪崖似留月蘿徑若披雲潺湲石溜瀉綿蠻山雨聞　梁任豫夏潦省室詩曰風棹出天階星言指沈室頽檝俄毀垣惻然悼窮陌春為發大道夏為潄潮折貴者陋懷居鄙人安朝夕生長數十載幸祐見衰白堂遺孤孩音庭餘筭亂迹入似聚族慰出為里人惜　增唐杜甫一室詩曰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巴蜀來多病荆蠻未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楊衡題元和師樂室詩曰山邊蕭寂室石掩浮雲扃遠室微有路松煙深冥冥入松汲寒水對鶴問仙經石几香未盡水花風欲零何年去華表幾度窮滄溟却顧宦遊子恥如霜中螢　蔡希寂登福先寺上房然公禪室詩曰名都標佛刹萬構臨河干舉目上方峻森森青翠攢步登諸刼盡忽造浮雲端當暑敞扃闥却嫌絺綌寒禪

房最高頂靜者殊閒安踈雨向江城數峰簾外盤午鐘
振衣坐招我同一餐眞味雜飴露衆香惟菹蘭晚來恣
偃仰茶果仍留歡　元虞集費無隐丹室詩曰碧雲雙
引樹重重除却丹經户牖空一徑緑陰三月雨數聲啼
鳥百花風年深不記栽桃客夜靜長留賣藥翁幾度到
來渾不語獨依秋色數歸鴻　袁易陳仲淵别室詩曰
琴中流水瀾翻落畫裏秋山雜沓開更欲移牀傍修竹
卧看饑鶴啄莓苔　明于慎行丙戌廷試讀卷賜宴文

華西室詩曰臨軒五度擢英才品第連朝直帝臺香案前頭文字進殿門西畔俎筵開清班許從元公列曲宴傳教内監陪聖代得賢應有頌遭逢惟祝泰方來

原賦晉潘岳狹室賦曰歷甲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弊而極微閣寥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扉室側戸以攢楹檐接柜而交榱當祝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惄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冥天威震曜漢潦沸騰叢溜奔激臼竈為之沈溺

器用為之浮漂彼處貧而不怨嗟民生之攸難匪廣厦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其時歎　庾闡狹室賦曰居不必陋食不求簞豈獨蓬蔘可永而隆棟招患奚必膏粱非美而飲疏以餐醪俎可以充性不極欲以析龍肝清室可以避暑不冽冰而興夏寒於是融火炎炎鶉精共耀南羲爔暑夕陽傍照邇乃登通扉闢櫺幌絺幕褰開堂敞微飈凌閨而直激清風乘虛以曲蕩溫房悄悽以

興京軒楹寥豁以外朗

增銘唐劉禹錫陋室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何

齋一

增說文曰齋潔也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心慮若

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　桂洲集曰明北宫有始陽齋

西苑齋　又曰明乾清宫後有養德齋貞德齋遊藝齋

皇太子所居小苑有龍德齋隆德殿後有無逸齋坤寧

宫後有樂志齋文華殿有九五齋　宫殿額名曰雷霆

洪應之殿有清一齋　又曰太素殿内有正心齋持敬

齋

齋二

原王孚成安記曰太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

殷仲堪又於池北立小屋讀書百姓於今呼曰讀書齋　增山堂肆考曰晉桓溫初於南州起齋齋中悉畫盤龍因號盤龍齋及桓玄篡位劉毅討之玄死於齋而毅居之毅小字盤龍　又曰梁宣王為揚州刺史顧野王及王褒為賔客野王好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七賢於中命王褒書賛稱為兩絶　原國史補曰梁武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在焉李約自江淮竭産買歸於洛中匾於小亭號曰蕭齋　增襄沔記曰金

城内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於此齋造文選鮑至云晉安王鎮襄陽日又引劉孝威庾肩吾徐昉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鑠等於此齋綜衆詩集於時鮑至亦在凡數十人資給豐厚日設餚饌於時號為高齋學士　又曰白土齋南道又一齋以栗為屋梁武帝臨州寢卧於此齋中常有五色雲迴轉狀如盤龍屋上恒紫雲騰起形如繖蓋遠近望者莫不異焉梁武帝於此龍飛　呂文正公集曰蓟州邵權平衡於東門之外翁

同山下構一室曰約齋　研北雜記曰漁陽鮮于樞伯機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傍曰支離叟名其齋曰困學又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人燕都遊覽曰米仲詔湛園有石丈齋　又曰古墨齋在宛平縣署内唐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碑邑令李蔭購得之甃之署壁傍構小亭植柳蒔花以為公餘退思之地

增王肅東齋　蔡凝西齋輿地志曰漢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肅語至曉別贈一九墨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陳蔡凝字子居博涉經傳尤工草隸嘗端坐西齋自非名流罕與交接大建初除吏部侍郎

竹茅唐張渭有題從弟沔州判官竹齋詩　唐杜甫有題巳公上人茅齋詩

藏法帖　貯古文宋米芾出守無為軍作寶晉齋藏晉人法帖　河南主簿張應之素病羸然力自為學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岩古人制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宏達雄富偉麗之説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因多取古詩文字貯之於齋名曰東齋

長梁　畫舫齋特進光祿大夫王儉僧虔之兄子也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　歐陽修記有畫舫齋

敬　隱晦庵有敬齋箴　隱

齋在袁州府治太守張杓建南軒張栻命名仍為作記葢取孟子惻隱之義朱文公有隱齋詩

緩

損

戶曹掌州帑或行獄訟事皇族公拈以緩齋名周必大為作箴　宋高宗謂宰執曰朕宮中嘗闢一室名謂損齋屏去聲色耽好置古書經史其中朝夕燕坐亦嘗作記以自儆

浩　潛

宋馬子才有浩齋記　宋晁補之字無咎作潛齋記

怡　拙

宋馬遂良為齋以怡命名盱江曾節夫以拙名其齋

四益　六有

四益齋在袁州治宋太守張杓建刻其父魏公所書四益碑於其中故因以名齋　宋尹焞字彥明晚歲手書聖賢所言治心養氣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一室名六有齋取張橫渠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意一室名三畏堂

進學　禮賢

張文潛官於咸平即其所居之西治其舊而完之既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廡暑則啟扉

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名曰進學齋伊川先生在太學欲以月試為課於講堂側置吏師禮賢等

寶月 **凝香** 米芾又作寶月齋 濟南府布政司治內凝香齋舊名西齋宋曾鞏取唐韋應物燕寢凝清香之句改今名

秋聲 **松雪** 秋聲齋在撫州郡治後老屋數椽人跡罕至 湖州府城內甘棠橋西有松雪齋乃元趙孟頫之別第也

少陵居夔 **安定教湖** 杜少陵居夔三徙居皆名高齋其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 宋胡安定先生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以千計時方尚詞賦獨胡里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胡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仲堪

讀書　德秀學易上詳王孚安成記見前　眞德秀越山新居成名其齋曰學易　無倦　無邪無倦齋在靜江府經畧使所治廳之西張南軒曰舊名緩帶子懼其肆也更題曰無倦蘇東坡故居在惠州府歸善縣北軾以元祐黨貶此所築堂曰德有鄰齋曰思無邪　觀善　治事崇安武夷山有峰夷下銑上號大隱屏朱子築室其下有仁智堂觀善齋隱求齋止宿寮石門塢寒棲舘晚對亭晚庵釣磯茶竈韓元吉有記　下詳上安定教湖注

齋四

原詩晉湛方生後齋詩曰解纓復褐辭朝歸數門不容軒宅不盈畝茂草籠庭滋蘭拂牖撫我子姪攜我親友

茹彼園蔬飲此春酒開檽攸瞻坐對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構易抱元根難朽即以匪遠可以長久　梁簡文帝山齋詩曰玲瓏繞竹澗間關通槿藩缺岸成新浦危石久為門北榮下飛桂南柯吟夜猿暮流澄錦磧晨冰照采鸞　庾肩吾竹齋詩曰百拱横節節千櫨跨檗竿迴龍仍作柱通笛且成樂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蜂歸憐蜜熟燕入重巢乾欲仰天庭掞終知學步艱

增周庚信山齋詩曰寂寥尋静室蒙密就山齋滴瀝

泉遶路穹窿石卧階淺槎全不動盤根惟半埋殘珠墜曉菊細火落空槐直置風雲慘彌憐心事乖 原陳徐陵奉和簡文帝山齋詩曰架嶺承金闕飛橋對石梁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山花臨舞席水影照歌林 增隋薛道衡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詩曰相望山河近相思朝夕勞龍門竹箭急華岳蓮花高嶽髙嶂重疊烏道風煙接遥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葉舟旦旦浮驚波夜夜流露寒洲渚白月冷函闕秋秋夜清風發彈琴即鑑

月雖非莊舃歌吟詠常思越　唐王昌齡巴陵劉處士
齋詩曰劉生隐岳陽心遠洞庭水偃帆入山郭一宿楚
雲裡竹映秋館深月寒江風起煙波桂陽接日夕數千
里嫋嫋清夜猿孤舟坐如此湘中有來雁雨雪候音旨
岑參郡齋閒坐詩曰負郭無良田屈身徇微祿平生
好疎曠何事就拘束幸曾移丹墀數得侍黄屋故人盡
榮寵誰念此幽獨州縣非宿心雲山欣滿目頃來廢章
句終日披案牘佐郡竟何成自悲徒碌碌　張九齡郡

内閒齋詩曰郡閤晝常掩庭蕪日復滋簷風落鳥毳窗葉掛蟲絲拙病宦情少羈閒秋氣悲理人無異績為郡但經時　李白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詩曰日下空亭暮城荒古跡餘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舊賞人雖隔新知樂未疎綵雲思作賦丹壁問藏書楂擁隨流葉萍開出水魚夕來秋興滿回首意何如　杜甫巳上人茅齋詩曰巳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

輩難酬支遁詞　劉長卿贈大理黄主簿髙齋詩曰閑門湖水畔自與白鷗親竟日窗中岫終年林下人俗輕時服敝家厭法官貧多雨茅簷故空洲草逕春桃源君莫愛且作漢朝臣　王建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詩曰髙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静似閒居重裝墨畫數莖竹長著香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禮數吟哦野客任狂疎就中愛讀英雄傳欲立功勲恐不如　白居易松齋偶興詩曰置心思慮外滅跡是非間約俸為生計隨官換

往還耳煩聞曉鼓眼醒見秋山賴此松簷下朝迴半日閒　賈島荒齋詩曰草舍徑微微終南對掩扉晚涼疎雨絶初曉遠蟬稀落葉無情地閒身著白衣朴愚由本性不是學忘機　元元好問西齋夜宴詩曰飄零無物慰天涯酒伴相逢飲倍加誤謬君當畧彭澤迴旋我亦笑長沙金釵翠彈迎春髻銀燭光揺半夜花只欠東山遊録事不來堅坐看紛譁　又王子文琴齋詩曰天上秋風月底霜求凰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無物直要

文君典鷫鸘　倪瓚春日雲林齋居詩曰池泉春漲深逕苔夕陽滿諷詠紫霞篇馳情華陽館晴嵐拂書幌飛花浮茗盌階下松粉黃窗間雲氣暖石梁蘿蔦垂翳翳行蹤斷非與世相違冥棲久忘返　明高啟送張羽後夜坐西齋詩曰閒齋聽鐘坐憂緒悵百端鳴雁雨中急離人江上寒秋燈下木葉夜艇隅風湍別後情蕭索方知舊會歡

原贊宋顏延年新喻侯茅齋贊曰葦草作壯采茅昭儉

哲人素質貴而能貶羈結茨危瞰臨涯隒

原銘陳江總永陽王齋後山亭銘曰叢臺造日淄館連雲錦墻列繢繡地成文吾王卓爾逸趣不羣梅梁蕙閣桂棟蘭枌竹深蓋雨石暗迎曛激流疑疏構峰似削苔滑危磴藤攀聳崿樹影揺窗池光動幕月澄遥溆風清近壑雪岸難消花園易落高桐百尺垂楊五株開榮九畹結秀三珠山條紫的水葉紅鬚抽芳繞霤接翠分衢

亭讙旅鶴浦喿驚鳧前列牧馬後招卭伯諷誦楚詩精

微沛易叢桂留賞散金匪惜不羙睢陽還嗤碣石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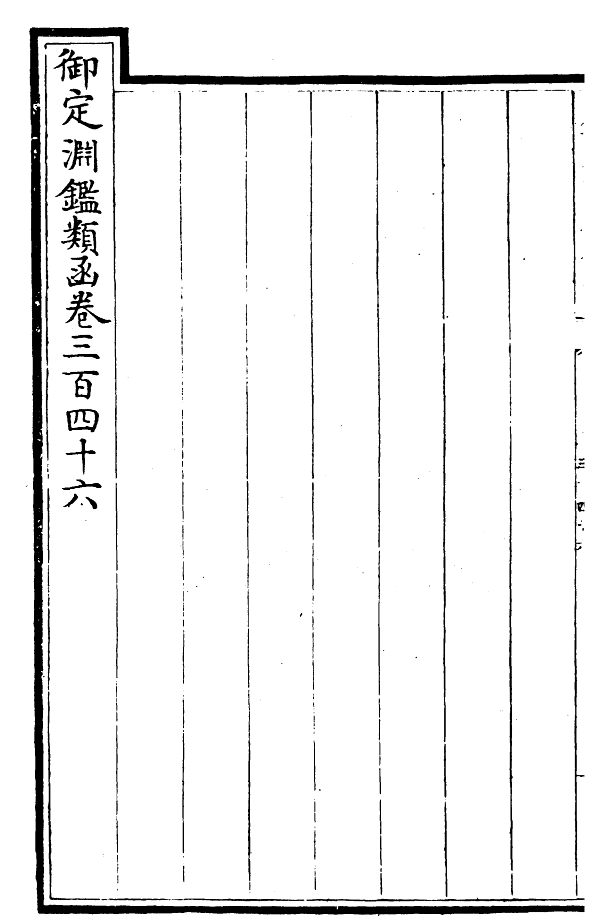
終古服義無斁

增記宋歐陽修畫舫齋記曰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虚室之疎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嵌岸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岸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

因以舟名焉　又東齋記曰河南主簿張應之素病羸然力自為學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因多取古人文字貯之齋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蓄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能安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病可謂善藥者歟　洪景盧馬遂良怡齋記曰自子之去親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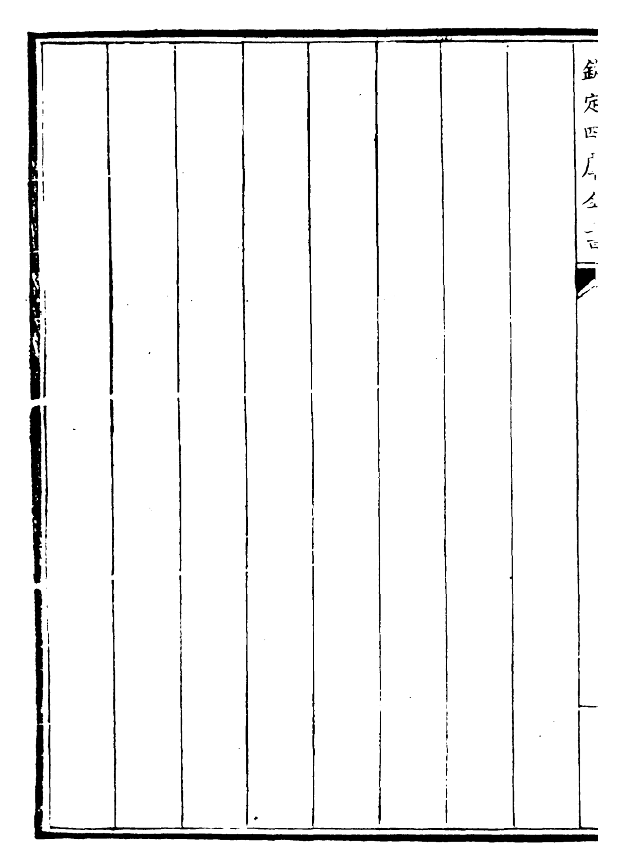
墳墓行遊四方有年矣僅歲時歸休覲父母再拜寒温罷入室則刺刺與子女勞苦平生百未一厭復别去上馬㥶然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三十七柱腹五千卷未能合有司程度掇取一第恥恥棲棲不自聊賴顧方以怡自滿傲視容膝之室得毋太欺我歟遂良且笑且怒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之陋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我心食與口怡寢與體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在也　張栻曽節夫

拙齋記曰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輿非百代之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平日之所為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啟手足之際而後以為知免其學之有始有卒幾於聖人而全其天蓋如此子請無他求以子之家子輿為標準而從事焉其可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是拙之流生害也吾子必不然矣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六

謹案第十一頁前七行開封府有三槐堂按一統志三槐堂在山東東昌府莘縣蘇軾為記與此互異

第十九頁前六行有泉焉按河東集焉下有伏於土塗四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七 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九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七

居處部八 廬 樓 閣

廬一

增說文曰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 釋名曰寄此為廬

原周官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增周

禮曰埜廬氏掌達國路 原漢書曰武帝詔嚴助君猒

承明之廬 左傳曰糞除先人敝廬 增列子曰燕人

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同行者誑之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　原洛陽故宮名曰侍中廬在南宮中　增酉陽雜俎曰北方昏禮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于此交拜行禮　潛確類書曰楚人結草為廬形如蝸牛殼寢處其中以守室

廬二

增左傳曰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

敢與郊弔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　又曰陸烈平原人為吳令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或至途望廬而返　原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絶其反顧之望上大笑　又曰承宫少孤年八歳為人牧豬鄉里徐子明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宫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忘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

求索見宫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　增華嶠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聚父後妻嘗憎苞分之出外日夜號泣不能去被毆杖不得已廬于門外旦入灑掃進食父怒逐之又廬于里頭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原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污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先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于

海外遂至遼東度虛館以待之既還乃廬于山下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 增魏畧曰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分意身退家無餘積無他婢占河南亭部荒田二頃分牛廬止其中 晉書曰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 唐書曰李建子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居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邪

廬三

增**周聚** 國史親衛諸軍虎旅百萬蓋天下武舉之萃也即建二帥以護周廬之師 賈山傳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

居結 孟子五月居廬 李恂為武威太守坐事免無田宅財産居山澤結草為廬

學精 倪若水傳興州縣學廬 儒林傳曰精廬暫建謂講讀之舍

蘧穹 莊子仁義先生之蘧廬 匈奴傳匈奴父子同穹廬卧

野荒 漢志曰在野曰廬 東坡詩去鄉三十載風雨荒舊廬

草蓬 諸葛亮出師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 李德裕詩少室映川陸鳴皋對蓬廬

倚拂 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 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小拂廬

北渚南山 唐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 孟浩然詩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三顧千列 上詳諸葛出師表見前 文選周廬

干列

車馬喧 陶潛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風雨傾 蘇東坡詩曰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

愛吾廬 陶潛詩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有此屋 韓愈示子詩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

未忍舍 明皇雜錄虢國夫人恩傾一時謂韋嗣立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諸子降階而言曰先人舊廬所未忍舍

無所增 李愬兄弟恃家勳矜飾室廬惟愬所處乃父時故廬無所增

庇風雨 龍門王通教授于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以治天下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求仕也

敝牀席 陶潛詩曰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

廬四

增詩陳江總賦得謁帝承明廬詩曰霧開仁壽殿雲繞承明廬輪停紺幰引馬度紅塵餘香貂拜黻衮花綬拂元除謁帝升清漢何殊入紫虛　唐岑參虢州送鄭興宗弟歸扶風別廬詩曰佐郡已三載豈能長後時出關少親友賴汝常相隨今旦忽言別愴然俱淚垂平生滄洲意獨有青山知州縣不敢説雲霄誰敢期因懷東溪老最憶南峯緇我為多種藥還山應未遲　又送梁判



官歸女几舊廬詩曰女几知君憶春雲相逐歸草堂開
欒裹苔壁取荷衣老竹移時小新花舊處飛可憐真傲
吏塵事到山稀　孟浩然題楚人園廬詩曰與客園廬
並微尚頗亦同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空門無俗士駕
人有上皇風何處先賢傳惟稱龐德公　元劉因玉溪
精廬詩曰居然山四顧危檻俯晴春川氣生不極翠潤
流衣巾林陰起薄暮酒色生微醺歌聲忽落谷驚歸欲
飛雲

原碑後漢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曰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龜鑑乎羲農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構農隟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閣間道丹陛紫房金窻欝律玉壁內璫青蒲充庖朱草棲箱川魚躍躍雲烏舞翔煌煌大漢合德乾剛體効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暢八荒三光宣曜四靈効祥天其嘉亨豐年穰穰騶虞奏樂鹿鳴薦觴工祝致告福禄來將永保

萬福南山無量

樓一

原爾雅曰狹而修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樔澤中守竹樓也　釋名曰樓言牖戶之間有射孔慺慺然也

史記曰仙人好樓居設具而候神人　墨子曰城備三十步置坐候樓出堞四尺百步一木樓樓前面九尺二百步一立樓去城中二丈五尺　淮南子曰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大構架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榦

欂木欂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此遒于木也　袁宏羅山疏曰仰望石樓渺然在雲中　晉宮闕名曰總章觀儀鳳樓一所在觀上廣望觀之南又别有翔鳳樓　增又曰洛陽有鳳凰樓慶雲樓伺星樓　原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十二玉樓　瀨鄉記曰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念樓皆畫仙人雲氣　增故宮遺録曰崇天門分為五總建闕樓其上翼為迴廊低連兩觀旁出為十字角樓　金臺集曰大安殿基今為酒家壽安樓　輟耕

錄曰鐘樓又名文樓在鳳儀南鼓樓又名武樓在麟瑞

南

樓二

原虞氏家記曰吳小城白門樓蓋吳王闔閭所作也至秦始皇守宮史燭鸞寑失火燒宮而此樓故存　增吳越春秋曰范蠡為勾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　原莊子曰魏武侯謂徐無鬼曰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

也凡成美惡器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注曰麗譙戰樓名也

史記曰方士言于武帝曰黄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

漢書曰武帝時濟南公玉帶上黄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蓋樓之始也　又曰甘延壽少以良家子善騎射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　增又曰趙充國為塹

壘木樵校聯不絕師古注曰樵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　金華子曰李景讓為御史大夫貴戚有看街樓閣畏其糾彈皆泥之　原東觀漢記曰上至廣阿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　增又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　蜀志曰劉玄德在陳登席謂許汜曰天下擾擾方且求田問舍吾當睡百尺樓上睡汝于地下耳豈特上下牀之别　原吳志曰劉基美容姿孫權愛敬之權暑時嘗船中宴樓

上作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述異記曰荀瓌字叔偉憩江夏黄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乃駕鶴之賔也賔主歡對辭去跨鶴騰空眇然煙滅　幽明錄曰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長四十丈廣二十丈安金鳳凰二頭于上一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　世説曰凌雲樓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恒隨風揺動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别

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增又曰桓翼征西治江陵城甚麗顧長康曰遥望層城
丹樓如霞　水經注曰謝玄田居所在右濵長江左傍
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遠鏡于曲江起樓樓側悉是桐梓
森聳可愛居民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
蘆人漁子汎濫湍焉　輿地志曰黄鶴山在縣界昔王
恭為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西北名芙蓉樓至今存
焉　又曰宋元嘉二十二年修廣華林園築景陽山始

造景陽樓　宋書曰紫氣出景陽樓狀如烟薄久之詔改景陽為景雲樓　原陶季直京都記曰宋華林園造景雲樓　齊書曰置鐘于景陽樓上令宮人聞鐘聲早起妝飾　增又曰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蕭穎胄詩合旨帝謂穎胄曰宗室便不乏才　又曰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　梁書曰隱士陶弘景于句曲山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賔客至其下　又曰大同十

年幸京口城北固樓曰此不足以固守然北望江山實為壯觀乃改名北顧　魏書曰虜自佛貍世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臺謂之白樓樓南又有伺星樓　周書曰孫儉為荆州刺史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　百官志曰南齊宮城諸却敵樓上本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太祖以鼓多驚眠改以鐵磬　唐書曰高宗永徽三年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謂侍臣曰昨登樓欲觀人情風俗　又曰神龍三年改

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　又曰初潼水衙苑有望春樓韋堅于其下鑿為潭以通漕玄宗為昇樓詔羣臣臨遊賜名廣運潭　讓皇帝傳曰開元二年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寧王薛王于勝業坊申岐二王居于興安坊環前宮側天子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蕚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會要曰玄宗戒諸王曰吾奉先帝宮室不敢有加興慶制作所以表休徵之地新作南樓本欲採風謠察氓俗是亦闢門達聰之意

時有游宴不徒然也　又曰華清宫天寶八載新作觀風樓　又曰貞元十三年户部尚書裴延齡奉敕修望仙樓　舊史曰和元二年詔左神策軍新築夾城置元化景輝樓　李德裕傳曰文宗太和中自兵部侍郎為劔南西川節度使建籌邊樓樓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相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餽餉遠邇曲折咸具　𡨋宇記曰浚儀城西門樓本無名唐文宗太和中節度使令狐綯重修因登臨賦詩名

為望京樓　又舊史曰太和九年詔左右軍各一千五百人建紫雲樓　又曰宣宗大中元年修百福殿成名曰雍和樓曰親親以會諸王子孫　又曰大中二年敕修右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牆至㪍武樓五年詔修明義樓　又曰大中三年既復河湟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　唐書本傳曰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　舊唐書曰高駢于府第别建道院有迎仙

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新聲廣曲擬之鈞天日與呂用之張守一二人授道家法籙談論于其間賔佐罕見其面　南唐書曰唐主于宮中作百尺樓命羣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所以不及景陽樓唐主怒貶于舒州　又曰木平和尚者南唐保大初徵在闕下常出入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載木平

卒淮甸大擾自龍陽置烽候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　成都古今記曰畫紅樓王蜀先主所建綵繪華侈初頼川人華洪隨先主入蜀賜姓名宗侃至是造紅樓城中相率來觀曰看畫紅樓先主以為應洪之讖乃誅之　宋史曰建隆三年重修東京大內崇政殿西北迎陽門内有後苑苑有太清樓走馬樓與延春儀鳳翔鸞相接貯四庫書　又曰太平興國三年享太廟合祭南郊御丹鳳樓大赦五年作端拱樓　又曰咸

平二年建屬籍樓藏宗籍　又曰祥符元年名兖州府門樓曰回鑾覃慶河中府市中樓唐廣明中王重榮誓衆于此名為克復祥符四年上幸河中曰克復一時事不若因舜都為號賜名薰風　又曰廣政殿後有玉華樓東有紫雲樓明道元年改曰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

遼史曰南京北隅有燕角樓　禁扁曰遼以幽州為南京有五花樓五鳳樓迎丹樓　金史曰世宗大定七年幸東宮敕有司于東宮涼樓前增置殿位　又曰海

陵登瑞雲樓納涼命楊伯雄賦詩　又禁扁曰金以幽州為中都汴為南京樓之扁有嘉福嘉瑞丹鳳瑞雲瑞光　又曰大都樓之扁有凝暉延灝驂龍翥鳳　元掖庭記曰順帝秋夜乘船泛月池上起浮橋三處每分三洞洞上結草為飛樓樓上置女樂　燕都遊覽志曰朝爽樓雙塔寺後呂氏園中樓也　又曰玉泉呂公巖有搽幔樓　又曰米仲詔湛園有飲光樓　改蟲齋雜疏曰緑雨樓陸文裕深舊邸也在正陽宣武二門之間

樓三

原井幹 麗譙（並詳樓一） 盤龍 儀鳳（鮑照京洛篇曰鳳樓十二重四戸八綺窻繡桷金蓮花桂柱玉盤龍 下詳樓一） 五尋 百尺（上見孫楚賦 洛陽地記曰洛陽城内西北角金牖城東北角有樓高百尺魏文帝造） 望氣 候神（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張華解天文善望氣元康初嘗與鄴陽雷孔章共夜登樓而見一氣起斗牛間華謂孔章曰此何氣也對曰其寶劒乎 下詳樓一） 半城 出堞（桓子新論曰更始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為下所非笑但為小衛樓半城而居之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儔也 下詳樓一） 瞰虹 翔鳳（張衡西京賦曰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層峙遊極于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瞰蛇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

下詳樓二凌雲樓霞上詳樓二盛弘之荊州記曰城西百餘步有樓霞樓宋臨川康王置五層百丈上詳樓二郭子曰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丈樓上擔梯將去弄玉登綠珠墜秦穆公女弄玉登樓吹簫感鳳來孫秀求綠珠不得及石崇將刑珠乃墜樓死臨大道齊浮雲曹子建詩青樓臨大道不見古詩虞氏擊搏庾公談詠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登高樓臨大路擊搏樓上而笑有俠客在下飛鳶適墜腐鼠中俠客俠客盡率其屬以滅其家詳俠庾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佳序共登南樓不覺庾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君少任老子于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仙居蜃結仙人好樓居蜃氣結樓視氣銷憂蜀志周羣作小樓多令奴更直于上

視天纔有一氣即白

犀 下見王粲賦

彭氏樓 秦氏樓

黃昌為郡守陟縣彭氏造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輙升樓而觀昌乃殺之 古詩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增落星 齊雲

落星樓在金陵東北吳大帝于落星山創三層樓 吳都賦云享戎旅于落星 五代唐韓建為鎮國匡國節度使李茂貞犯闕昭宗幸其鎮登齊雲樓

揚塵 散花

拾遺石虎起樓高四十丈以雜寶異香為屑每風作則于樓上揚之名曰芳塵 散花樓在成都摩訶池上蜀王秀建

仲宣 焦度

仲宣樓即荊州當陽縣城樓漢王粲避董卓之亂依荊州因懷歸登樓作賦 武昌府治東南子城上有焦度樓南史宋明帝為武陵王時參軍沈攸之起兵至夏口度于城樓上辱罵攸之怒攻其城度與力戰攸之與衆蒙楯將登度投以穢器敵不能冒城賴以全後呼此樓為焦度樓

跨鶴 迎

仙 即荀環事見前　高駢造迎仙等樓度高八十尺飾以金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祈與仙接

鴛鴦　鸛雀 後魏溫子昇擣衣詩蠮螉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狐　鸛雀樓在蒲州

勝賞　遠景 吳興白蘋洲有白蘋亭唐貞元中建蓋一郡之勝賞也宋太守趙君既新此亭後建樓于側名勝賞　遠景樓在渚州北塘宋郡守黎錞建

烽火　鼓吹 梁有烽火樓　梁陳殿陛之間各有鼓吹樓

穿針　擊甌 應天府東北有穿針樓齊武帝建令宮中七夕登樓穿針　保寧府巴東縣有擊甌樓馮介詩座上擊甌清似玉

昭明聚賢　建封居妾 文選樓在襄陽府西梁昭明太子蕭統所建聚賢士劉孝威庾肩吾徐昉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宿孔樂鮑至等十餘人號高齋集注文選于此　張建封有愛妓名盼盼居燕子樓張卒十餘年竟不嫁

多以詩問荅有三百首名燕子樓集

夕陽 **春風** 夕陽樓在開封府滎陽縣唐時建 春風樓在南昌府城西

八詠 **萬卷** 金華府治有元暢樓南徐太守沈約建有八詠宋郡守馮伉因更八詠樓 萬卷樓在保定府元首帥賈輔建以經史百家衆流法書名畫列為九等置其上

白雪 **紫雲** 白雪樓在安陸州臨漢水取宋玉陽春白雪意 唐文宗詠杜甫曲江詞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即詔兩神策軍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詔公卿得列舍堤上

劉琨清嘯 **米芾秋燕** 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登樓清嘯賊聞之棄城走 無為州大安門有稻孫樓米芾秋日登樓燕集見田中禾青可愛問諸田父曰稻孫也稻已穫得雨復抽餘穗芾喜而名樓

望英 **景蘇** 唐英國公伐高麗既破上于苑中樓上望之號望英樓 宋紹興間邑宰曹訓慕前令蘇

轍之賢摹其遺像及所為詩鐫于石建此樓貯之名曰景蘇在績溪縣舊秋風堂

繡楷雕栱

銅瓦琲楹 五鳳樓在河南府城後梁太祖即位羅彥威取魏良材為之宋梁周翰五鳳樓賦有繡楷焜耀雕栱玲瓏之句 西域泥婆羅宮建七重樓覆以銅瓦楹棟皆大琲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

祈祥 避暑 劉闢以太乙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郭崇韜諫曰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時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竟使允平建樓

宴勞將士 餞別士夫 唐德宗建中二年發京西防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 蓮花樓在開封府城西郭門外宋時士大夫于此餞別

黃鶴 白雀 黃鶴樓在武昌府城西南隅黃鵠磯上世傳費文禕乘黃鶴過此 贛州入鏡

臺北有白雀樓 召王共登 令奴更直 唐玄宗賜宋王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每召諸王共登樓賦詩 下即蜀周羣事已見前 野色天光 風帆沙鳥 月波樓在嘉興府西北城上宋元祐中知州令狐挺建鄭澥詩曰野色更無山斷絶天光直與水相通 黄州府治西北城上有竹樓宋郡守王禹偁建自作記有風帆沙鳥之句 心曠神怡 雲奔浪捲 宋慶歷四年滕宗諒子京謫守巴陵郡重修岳陽樓屬范仲淹為記内有心曠神怡之句 下詳蘇東坡聚遠樓詩 碧瓦朱甍 金窓珠箔 杜甫詩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 下詳李白散花樓詩 望湖 觀風 杭州府城西北有望湖樓吳越錢忠懿王建 津陽門詩此時上御觀風樓水光山影相參差 入漢 望省 晉書羲熙

八年于石頭東城内起高樓加累入于霄漢連堞帶于積水署曰入漢樓　唐崔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于吏部廳後起一樓與尚書相望號望省樓

芙蓉　海棠　上詳輿地志見前　李回出爲劒南西川節度使于成都建海棠樓以會僚佐鄭谷有詩

紅樓　白樓　酉陽雜俎安國寺紅樓唐睿宗在宫中時元和中廣宣上人住此有詩名郡國志馬邑白樓即魏納姚興女爲后后悲思因造此樓登望飾以鉛粉故名之

樓四

原規模雖欲干雲　制作亦宜揆日　雲構　層構

崇制　陟降

樓五

原詩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　晉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曰重樓結曲阿飛宇起層區累棟出雲表嶢嶭臨太虛高軒啓朱扉迴望暢八隅西瞻岷山嶺嵳峩似荊巫蹲鴟蔽地生原隰植嘉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恒有餘鬱鬱小城中岌岌百族居街術分綺錯高甍夾長衢借問楊子舍想見長卿廬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崇堂臨萬雉層樓跨九成

瑶軒籠翠幌組幕翳雲屏階上曉露潔林下夕風清蔓藻嬛緑葉芳蘭媌紫莖極望周天險留察浹神京交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江夏王義恭登景陽樓詩曰丹墀設金屏瑶榭陳玉牀温宫冬開燠清殿夏含霜弱蕊布遐馥輕葉振遠芳彌望渺無際肆睇周華疆象闕對馳道飛廉矚芳塘邸寺送暉曜槐柳自成行通川溢輕艫長街盈方箱顧此爝火微胡顔廁天光　謝靈運又登池上樓詩曰殉祿返窮海卧痾對空林傾耳聆波瀾

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于今　顔延之罷郡還與張湘洲登巴城樓詩曰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　又登景陽樓詩曰風觀要春景月樹迎秋光沿波被華若隨山茂貞芳　梁武帝登北顧樓詩曰歇駕止行警迴輿暫遊識清道巡丘叡緩步肆登陟雁行上差池羊腸轉

相逼歷覽窮天步曬矚盡地域南城連地險北顧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若構新洲花如織

簡文帝奉和登北顧樓詩曰春陵佳麗地濟水鳳凰宮況此徐方域川岳邁周豐皇情愛歷覽遊陟擬崆峒聊驅式道候無勞襄野童霧崖開早日晴天歇晚虹去帆入雲裏遥星出海中　又登烽火樓詩曰聳樓排樹出却堞帶江清陟峯試遠望欝欝盡郊京萬邑王畿曠三條綺陌平亘原橫地險孤嶼派流生悠悠歸棹入渺

渺去帆驚水煙浮岸起遥禽逐霧征 又水中樓影詩曰水底罘罳出萍間反宇浮風生色不壊浪去影恒留 沈約登元暢樓詩曰危峯帶北阜圓鼎出南岑中有凌風樹迴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羣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潯雲生嶺乍黒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庾肩吾和晉安主簿晩逐涼北樓迴望詩曰向夕紛喧屏追涼飛觀中樹影臨城日窗含度水

風遥天如接岸逺帆似凌空陪文慙宋玉徒等侍蘭宮

劉孝綽登雲陽樓詩曰吾上陽臺上非夢高堂客廻首望長安千里懷三益顧惟慙入楚殊私等申白西阻水潦收昭丘霜露積龍門不可見空慕凌寒柏　王臺卿咏水中樓影詩曰飄飄似雲度亭亭如蓋浮孰看波不動還是映高樓　陳陰鏗和侯司空登樓望鄉詩曰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家園寒田穫裏静野日燒中昬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　江

總秋日登廣州城南樓詩曰秋城韻晚笛危榭引清風遠氣疑埋劍驚禽似避弓海樹一邊出山雲四面通野火初煙細新月半輪空塞外離羣鳥顏鬢早如蓬徒懷建業水復想洛陽宮不及孤飛雁獨在上林中　增唐太宗初春登樓即目詩曰憑軒俯蘭閣眺矚散靈襟綺峯含翠霧照日蕊紅林鏤丹霞錦岫殘素雪斑岑拂浪堤垂柳嬌花鳥續吟連甍豈一拱衆榦如千尋明非獨才力終藉棟梁深彌懷矜樂志更懼戒盈心懷制勞居

逸方規十崖金　又春日登陝州城樓詩曰碧原開霧隰綺巔峻霞城煙峯高下翠日浪淺深明斑紅裝蕊樹圎青壓溜荊踪巖勞傅想窺野訪莘情巨川何以濟舟檝佇時英　玄宗登蒲州逍遥樓詩曰長榆息烽火高柳淨風塵北征巡九洛展豫出三秦昔是潛龍地今為上里晨時平承道泰聊賞遇年春黄河分地絡飛觀接天津一覽遺芳翰千載肅如神　又夏首花萼樓觀羣臣宴寧王山亭廻樓下詩曰今年通閏月入夏展春輝

樓上風花媚城隅賞宴歸九歌揚政要六舞散朝衣天
喜時相合人和事不違禮中推意厚樂處感心微別賞
陽臺樂前旬暮雨飛　張說奉和花萼樓下宴羣臣應
制詩曰萬心翹樂宴三舍緩昌時山接夏雲險臺留春
日遲節移芳未歇興隔賞仍追醉後傳嘉惠樓前舞聖
慈皇恩與時合天意若人期故廢前旬雨新垂湛露詩
孫逖奉和御製鴛鴦樓應制詩曰玉輦下離宫瓊樓
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

禹功停鑾留睿作軒檻起南風　王維奉和聖製御春明樓應制詩曰複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遥聞鳳吹喧闇識龍輿度褰旒明四目伏檻紆三顧小苑接侯家飛甍映宮樹商山原上碧滻水林端素銀漢下天章瓊筵承湛露將非富人寵信以平戎故從來簡帝心詎得迴天步　又登河北城樓詩曰井邑傅巖上客亭雲霧間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閑　孟浩然登萬歲樓詩曰萬歲

樓頭望故鄉獨憐鄉思正茫茫天寒雁度堪垂淚月落烏啼欲斷腸曲引古隄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一行　祖詠泗上馮使君南樓詩曰井邑連淮泗南樓向晚過望灘沙鷺起尋岸浴童歌近海雲偏出兼秋雨更多明晨擬回棹鄉思恨風波　杜甫登岳陽樓望洞庭詩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又登兗州城樓詩曰東

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李白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詩曰樓觀岳陽近川迥洞庭開雁别秋江去山銜好月來雲間逢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回　又登錦城散花樓詩曰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窻夾繡戶珠箔懸瓊鉤飛梯緑雲中極目散我愁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　崔顥題潼關樓詩曰客行逢雨霽歇馬

上津樓山勢雄三輔關門扼九州川從峽路去河遶華陰流向晚登臨處風煙萬里愁　又題沈侯八詠樓詩曰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綠窓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江靜聞山狖川長數塞鴻登樓白雲晚流恨此遺風又登黃鶴樓詩曰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王昌齡萬歲樓詩曰江上巍巍萬歲樓不知經歷幾

千秋年年喜見山長在日日悲看水獨流猿狖何曾離暮嶺鸕鷀空自泛寒洲誰堪登望烟雲裏向晚茫茫發旅愁　皇甫冉同温司徒登萬歳樓詩曰高樓獨上思依依極浦遥山涵翠微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獨南飛維揚古渡寒煙積瓜步空洲遠樹稀聞道王師猶轉戰誰能談笑解重圍　張璿登鸛雀樓詩曰廻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圖平野河流入斷山　王之渙登鸛雀樓詩曰白日依山盡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李嘉祐晚登江樓有懷詩曰獨坐南樓佳興新青山綠水共為鄰爽氣遥分隔浦岫斜光偏照渡江人心閑鷗鳥時相近事簡漁竿私自親祇憶帝京不可到秋琴一弄欲沾巾　盧綸奉陪渾侍郎五日登白鶴樓詩曰高樓倚玉梯朱檻與雲齊顧盼臨霄漢談諧息鼓鼙洪河斜更直野雨急仍低今日陪樽俎還應醉似泥　劉長卿九日題蔡國公主樓詩曰主第何人在重陽客暫尋水餘龍鏡色雲罷鳳簫音暗牖藏昏旦

蒼苔換古今晴山捲幔出秋草閉門深蘺菊仍新吐庭槐尚舊陰年年晝梁燕來去獨無心　崔峒登潤州芙蓉樓詩曰上古人何在東流水不歸往來潮有信朝暮事成非烟樹臨沙靜雲帆入海稀郡樓多逸興良牧謝玄暉　李益同崔邠登鸛雀樓詩曰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為長風烟並起思鄉望遠目非春亦自傷　張籍登咸陽北寺樓詩曰高秋原

上寺下馬一登臨渭水西來直秦山南向深舊宮人不見荒碣路難尋日暮涼風起蕭條多遠心　白居易庾樓曉望詩曰獨凭朱檻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霧曉籠銜嶺月蘋風暖送過江春子城陰處猶殘雪衙鼓聲前未有塵三百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　又題岳陽樓詩曰岳陽樓下水漫漫獨上危樓凭曲欄春岸綠時連夢澤夕陽紅處近長安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此地惟堪圖畫障華堂張與貴人看

李商隱夕陽樓詩曰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歸鴻何處去不知身世自悠悠　宋況志寧春風樓詩曰晴日遊絲拂畫欄酒帘輕颺碧雲端春風蝴蝶知何處愁切江東曲已殘　李易八詠樓詩曰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　蘇軾聚遠樓詩曰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鉤直將眼力為疆界何啻人間萬戶侯

又曰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

無語心在飛鴻滅沒間　又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于馮當世者詩曰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飢卒老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鋐落門關縹緲入室如飛烟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

眞可憐願君與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元元好問鄧州城樓詩曰鄧州城下湍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煙愁自古江山感遊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趙孟頫魚樂樓詩曰樓下南來水清泠百尺深菰蒲終夜響楊柳半溪陰日月馳人世江湖動客心向來歌舞宴達曉看横參　又八詠樓詩曰山城秋色淨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曽聞遼鶴語征人又見塞鴻飛

西流二水玻璃合南去千峯紫翠圍如此山川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　楊載題豐樂樓詩曰崢嶸飛構壓名邦西望平湖東望江氣合重元蒙沆瀣標存九域奠洪厖朝來散霧縈朱栱夜後流星透碧窻倚徧闌干愁目眩飛鳶旋轉故雙雙　薩都拉層樓晚眺詩曰廣寒世界夜迢迢醉拍闌干酒易消河漢入樓天不夜江風吹月夜初潮光摇翠幕金蓮炬夢斷涼雲碧玉簫休唱當時後庭曲六朝宫殿草蕭蕭　明王逢登悠然樓詩

曰百尺飛樓俯碧湍六峯秀色遶闌干杏花落盡東風惡燕子歸來社雨寒夢裏香烟生繡幌酒醒紅蠟膩銅盤一春樂意朝來好千里家書席上看　楊維禎多景樓詩曰極目心情獨倚樓荻花楓葉滿江秋地雄吳楚東南會水接荆揚上下流鐵甕百年春雨夢銅駝萬里夕陽愁西風歷歷來征雁又帶邊聲過石頭　又丹鳳樓詩曰十二危樓百尺梯飛飛丹鳳五雲齊天垂翠蓋東皇近地拂銀河北斗低花靨秋空戎馬順神燈夜燭

海雞啼仙童與報麻姑會應說蓬萊水又西

題安慶城樓詩曰層構初成百戰終憑高應喜楚氛空山隨粉堞連雲起江引清淮與海通遠客帆檣秋水外殘兵鼓角夕陽中時清莫問英雄事回首長烟滅去鴻

又齊雲樓詩曰境臨烟樹萬家迷勢壓樓臺衆寺低斗柄正垂高棟北山形都聚曲欄西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載猶傳醉守題刼火重經化平地野烏飛上女垣啼

楊基岳陽樓詩曰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水呑三

高啓寄

楚白山接九疑青空澗魚龍舞娉婷帝子靈何人吹夜笛風急雨冥冥

原賦魏王粲登樓賦曰登斯樓以四望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北彌陶牧西接昭丘雖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憑軒檻以遥望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迴川既漾而濟深昔尼父之在陳有歸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

人情同于懐土豈窮達之異心惟日月之逾邁俟河清其未極兾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歩棲遟而徙倚白日忽其西匿風蕭瑟而並興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鳥相鳴而鼓翼原野闃其無人征夫行而未息循階除而下降氣交憤于胸臆夜參半而不寐悵盤桓以反側　晉孫楚登樓賦曰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之登遊聊暇日以娱心鳴鳩拂羽于桑榆遊鳬濯翅于素波牧竪吟嘯于行陌舟人鼓枻而揚歌

百僚雲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咏五典繹聖哲之所裁　棗據登樓賦曰懷離客之遠思情慘憫而惆悵登茲樓以逍遥聊因高以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實帝王之舊疆挹滹沱之濁河懷通川之清漳原隰開闢蕩臻夷藪桑麻被野黍稷盈畝禮義既度民繁財阜懷桑梓之舊愛信古今之同情鍾儀慘而南音莊舄感而越聲豈吾人之狹隘能去心而無營情慼慼于下國意乾乾于上京　郭璞登百尺樓賦曰在青陽

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歎
撫凌檻以遥想乃極目而肆運情眇然以思遠悵自失
而潛慍瞻禹臺之隆崛奇巫咸之孤峙美鹽池之滉汙
蒸紫氛而霞起異傅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挹首陽
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搆怨而極武
哀神器之遷浪指綴旒以譬主雄戟列于廊屋戎馬鳴
乎講柱寤苕華而增怪歎飛駟之過戶陟茲樓以曠眺
情慨爾而懷古

原銘宋鮑昭凌煙樓銘曰瞰江列檻望景延除積清風路含彩烟途俯窺淮海仰眺荆吴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

增記唐閻伯里黄鶴樓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黄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黄鶴返憩于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峩高標巃嵸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闥霞敞坐窺井陌俯拍雲烟亦荆吴形勢之最也何必瀨鄉九柱東陽八咏乃

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也哉　李德裕懐嵩樓記曰此地舊施曲軒旁隱埤堄竹樹陰合簷楹晝昏喧雀所依涼飈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為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近對佳樹延清輝于月幌留愛景于寒甍晨憩宵遊皆有殊意周視原野永懐嵩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庶庚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　宋王禹偁黃州竹樓記曰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

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范仲淹岳陽樓記曰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若夫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

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蘇軾遠景樓記曰

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俗之美軾將歸老于古丘布衣幅巾從邦君遊于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

愛尚未晚也　明宋濂閲江樓記曰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朝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憑闌遥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豈止閲夫長江而已哉

閣一

增廣雅曰棧閣也　禮記内則曰大夫七十而有閣天

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　唐書曰秘書省中外三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皆在禁中兩漢或從金馬門外歷代不常其處　宋史曰龍圖閣在含光殿西偏北連禁中閣上藏太宗御製御書并文集其下列六閣曰經典閣史傳閣子書閣文集閣天文閣圖畫閣　尸子曰秦山中有神房阿閣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白虎閣屬車閣洛陽宫殿簿曰高平觀南行至清覽觀高閣二十四

間修齡觀南行至臨商觀高閣五十五間太極殿前南行仰閣三百二十八間南上總章高閣十三間東望凌臺閣十一間永寧宫連閣二百八十六間連閣上下數見親觀差閣九間　洛陽地記曰雲臺高閣十四間乘風觀閣十二間　丹陽記曰漢魏殿觀多以複道相通故洛宫之閣七百餘間　東京記曰紫微宫有臨渡閣閶闔閣　禁扁曰大都宫閣之扁有芳碧廣寒玉虹瀛洲金露方壺大内後宫有延春嶶儀延華奎章　元掖

庭記曰大内有延涼之所曰清林閣又有眺遠閣　春明夢餘錄曰皇極門内東曰文昭閣西曰武成閣乾清宮有東暖閣西暖閣乾清宮後有隆道閣原名道心閣即皇極閣坤寧宮後有清望閣　宮殿額名曰南城内有清和閣澄輝閣　桂洲集曰北宮有無上閣

閣二

增春秋緯曰黄帝坐于阿閣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　毛爽曰黄帝聽鳳于阿閣之下始造十二

律　戰國策曰田單棧道木閣以迎襄王及后于城陽山反之國　三輔舊事曰秦二世欲起凌雲閣與南山齊　漢宫殿疏曰天禄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凌雲閣秦二世造　蘇武傳曰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霍光等至蘇武凡十一人于麒麟閣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楊惲傳曰楊惲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昌樂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　隋經籍

志曰魏採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　唐書曰太極宮中有凌煙閣在凝陰殿内功臣閣在凌烟閣南頡利既平置酒于此　太宗紀曰貞觀十七年圖功臣于凌煙閣　百官志曰光宅二年改中書為鳳閣令為内史代宗紀曰廣德元年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圖形于凌煙閣　又曰代宗平河北時德宗為兵馬元帥與功臣郭子儀李光弼等皆賜鐵劵圖形于凌煙閣廣德初又圖廣寧郡王僕固懐恩　李絳傳曰大中初詔史

官差第元和將相續圖凌煙閣絳在焉　五代史曰宰相柳璨奏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畫國初功臣今遷幸東都比末崇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勲業冠古請近凌煙閣別創一閣圖畫梁王以旌德業詔曰魏賞彭陽之功別創紀勲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崇嘉德之樓式從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于皇城擇善地别造凌煙閣圖寫賜名曰天祐施功之閣　玉海曰淳化二年詔增修秘閣先是度崇文院之中堂為秘閣基址而層宇未立書

籍止扃偏廳廡內至是始命修之八月閣成上作新秘
閣賛以賜近臣宰相李昉等請立石閣下李至上表引
蘇易簡乞上飛白書玉堂之署為比願賜新額以光秘
府戊辰詔近臣觀新秘書賜上尊酒大官供膳遣中使
賫飛白書秘閣二字以賜李至三館咸預焉又賜御書
以美其事　又曰祥符初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書
又曰寶元元年作舍人院閣上親篆其牓曰紫微閣以
賜之　又曰寶元元年改萬春閣為延春閣閣在禁中

北臨後苑遊幸之所經也　又曰至和二年以五臺山眞容院新修太宗眞宗御書閣為寶章閣　又曰嘉祐七年幸寶文閣帝親為飛白書賜從臣御製觀書近臣皆屬和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寶文閣　又曰熙寧二年令中書樞密院開便門通天章閣欲與兩府坐而論道也　又曰元符四年詔建閣藏神宗御集名顯謨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謨閣為熙明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尋復舊名　又曰大觀二年建哲宗御書閣詔以徽

猷為名　又曰大觀二年詔諸路州學藏書閣賜名稽古　又曰紹興十年建閣藏徽宗聖製詔以敷文為名　又曰淳熙十五年建閣藏高宗聖製詔以煥章為名　又曰淳熙中詔建石經閣于國子監上親題額　又曰嘉泰中建寶謨閣藏光宗聖製　又曰寶慶中建閣藏寧宗聖製詔以寶章為名　又曰端平中樞密院北奉安經武要畧御書經武之閣四大字　又曰太宗正司故與開元宮為鄰紹定四年災寓睦親宅五年詔以

天慶坊魏王府舊址為之端平元年成上書屬籍之閣
四大字以寵靈之　遼史曰遼以幽州為南京有乾文
閣　禁扁曰金以幽州為中都汴為南京閣之扁有芳
華景福燕昌光昭清徽翠微蓬萊瓊華　戴司成集曰
玉泉山有芙蓉閣金章宗避暑處　元史曰文宗建奎
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　又曰至正元年改奎章
閣為宣文閣時周伯琦為宗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
子弟每進講輙稱旨日備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

宣文寶閣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字文刻石閣中　輟耕錄曰奎章閣隷東宫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為奎章閣學士院置大學士五員兼知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置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并兼經筵　春明夢餘錄曰大學士直舍所謂内閣也在午門内東南隅外門西向閣南向入門一小坊上懸聖諭過坊即閣也永樂初開内閣于東角門簡解縉黄淮楊士奇胡廣楊榮金幼孜胡文儼入直文淵

閣辦事葢宣德以前内閣與外九卿為平交至宣德後三楊眷重漸柄朝政英宗九歲登極凡事啓太后太后不欲專多令内閣議行此内閣票旨所由始也　世宗實錄曰嘉靖二十六年圓明閣工成

閣三

原燃藜杖　藏秘書劉向校書天禄閣有黄衣老人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吹杖端烟然火曰我太乙之精出竹牒天文地理之書悉以授之　三輔黄圖曰石渠蕭何所造以藏入関所得秦之圖籍成帝以此藏秘書

投揚子　圖功臣王莽以符命自立時揚雄校書于天禄閣上治獄使

者欲收雄雄自閣上自投幾死京師語曰惟寂惟寞自投于閣　漢于麒麟閣上圖畫功臣

阿閣

鳳巢　延閣書府 帝王世紀黃帝時白鳳巢于阿閣　漢書府有延閣內庫書也賦云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栩乎雲中

肅天居　凌雲陛 古詩層閣肅天居　七啓云華閣緣空飛陛凌雲

增翔鸞　飛鳳 唐工部丹鳳門外中正殿曰含玄殿夾殿二閣左曰翔鸞右曰飛鳳

王勃作序　陳瓘讀書 王勃道出鍾陵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命其婿宿搆序文將誇賓客出紙筆徧請勃在坐任之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一再報語益奇歎曰此天才也　潛山縣北有擢秀閣宋陳瓘嘗讀書于此後擢第黃庭堅因以名其閣

四香　三瑞 天寶遺事唐楊國忠用沈香為閣檀香為欄檻以麝香乳香為泥飾于閣壁謂之四香閣　嘉定州卭縣西有三瑞

閣宋寶元間建有蓮禾芝三瑞故也嘉祐間又有並蔕蓮九穗禾雙犢牛三瑞因名

降聖褒賢　唐天寶七載老君降于朝玄閣因改為降聖閣　宋樞密吳居厚被徽宗遇為建閣于私第以藏賜書又親書褒賢之閣以寵之

下臨高瞰　河間王子晦第中起觀閣下臨四區其人規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顧外窺今將辭公晦驚遽毀撤之　唐有重明閣在華清宮高瞰渭川下有蓮池

服慈崇德　唐許景先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　宋寶慶元年建昭勳崇德閣繪文武勲臣自趙普至葛邲二十三人像于其中理宗御書扁命鄭清之為記端平三年又增趙汝愚為二十四人

藏書寶文　婺源縣學宮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虙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塡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度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

讀誦習馬名曰藏書閣朱晦菴為記 宋都汴時有天章龍圖寶文顯謨徽猷敷文諸閣皆置以藏諸帝御書者

絲綸 **蓬萊** 中書職掌綸誥因謂之絲綸閣 蓬萊閣在登州府城北丹崖山之頂宋郡守朱處約建至今為州人遊賞之所

含薰 **延和** 王元寶起高樓以銀鏤三稜屏風代籬落密置香檀香自花鏤中出號合薰閣 高駢起延和閣于大殿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繡窓綺戶殆非人工

棲梧食竹 **賞花釣魚**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凰集東園止于阿閣棲梧桐食竹實終身不去 天禧二年宴後苑登翔鸞閣觀太宗御製又御鳳儀閣作賞花釣魚詩

寶符 **崇真** 祥符四年上以靈文屢降晝志欽奉欲垂訓子孫俾奉事無怠乃為誓文命刻石玉清昭應宮寶符閣下 景祐二年改降真閣曰崇真

望仙 **崇道** 淳化元年朗州言准詔修桃源

覩五百仙人閣賜名望仙內中有恭天崇道閣奉三清諸聖

假直給札 李邕見李嶠曰顧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乃假直秘書未幾試問輿篇隱帙了辨如響　慶歷三年召輔臣天章閣上問籌邊大畧又賜坐給札使疏于前仲淹弼惶恐避席退而列奏條上十事

凌煙圖形 秦瓊傳十七年詔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等二十三人圖形凌煙閣又忠義傳宣宗大中二年詔求李峴等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

景雲賜宴 唐乾封元年封泰山還至京師御景雲閣命賜宴羣臣

華協堯章　文光舜揩 慶元三年建閣藏孝宗聖製詔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揩之明恭以華文為閣名

閣四

原連閣 連閣水宮　飛閣 文選飛閣逶迤　菌閣 謝玄暉詩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芸閣　劒閣 蜀道　階三重 古詩阿閣三重階　作三閣 陳後主作臨春結綺望春三閣以沈檀香木為之臨春後主自居結綺張麗華居之望春龔孔二妃居之

增修

塗飛閣 班固西都賦曰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塗飛閣　閣道 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

蘭閣 葛龔反遂初賦曰考天文于蘭閣覽羣言于石渠　紫閣 崔琦七蠲曰紫閣青室綺錯相連　曲閣 上林賦曰重座曲閣　縩閣 鮑昭詩曰觀霞登縩閣

延閣 蜀都賦曰行陽城之延閣　朱閣 天台賦曰朱閣玲瓏于雲間　飛閣纓紅帶 陸機詩　雕閣霞連 張景陽七命曰翠觀岑青雕閣霞連

閣五

增詩周庾信登州中新閣詩曰跨虛凌倒景連雲拒少陽璇極龍鱗上雕甍鵬翅張千尋文杏照十里木蘭香開窓對高掌平坐望河梁歌響聞長樂鐘聲徹建章賦用王延壽書須韋仲將龍來隨畫壁鳳起逐吹簫石作芙蓉影池如明鏡光花梁反披葉蓮井倒垂房徒然思燕賀無以預鵾翔　又登宇文內史重陽閣詩曰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踈待詔還金馬儒林歸石渠徒懸仁

壽境空聚茂陵書竹淚垂秋筍蓮衣落夏蕖顧成始移
廟陽陵正徙居舊蘭憔悴長殘花爛熳舒别有昭陽殿
長悲故婕妤　唐太宗三層閣上置音詩曰綺筵移暮
景紫閣引宵煙隔棟歌塵合分階舞影連聲流三處管
響亂一重絃不似秦樓上吹簫空學仙　宋之問登鳳
林寺山閣詩曰香閣臨青漢丹梯隱翠微林篁天際密
人世谷中違苔石銜仙洞蓮舟泊釣磯山雲浮棟起江
雨入庭飛信美隨南國嚴程限北歸幽情不可再留步

惜芳菲　張九齡晚憩王少府東閣詩曰披軒肆流覽
雲谿見深重空水秋彌靜林煙晚更濃座隅分洞浦簷
際列羣峯窈窕生幽意參差多異容還慙大隱跡空想
列仙蹤賴此昇攀處蕭條得所從　王勃秋日宴滕王
閣詩曰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
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
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杜甫草
閣詩曰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

秋山久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懸小婦飄泊損紅顔　又西閣雨望詩曰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徑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蕊淒初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楹　嚴維晚霽登王六東閣詩曰試上江樓望初逢山雨晴連空青嶂合向晚白雲生俊美要殊觀蕭條見遠情情來不可極日暮水流清　賈彥璋宿山閣詩曰暝望香山閣梯雲宿半空軒窻閉潮海枕席拂煙虹朱網防棲鴿紗燈護夕蟲一聞雞唱曉已見

日曈曈　宗楚客奉和人日清暉閣宴羣臣遇雪應制詩曰窈窕神仙客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啓七日早春還太液天為水蓬萊雪作山今朝上林樹無處不堪攀

劉公興望凌烟閣詩曰畫閣凌虛構遥瞻在九天丹楹崇壯麗素壁會勳賢藹藹浮元氣亭亭出瑞煙近看分百辟遠揖接羣仙圖畫青霄外儀形紫禁前望中空霽景驤首幾留連　白居易登天宫閣詩曰午時乘輿出薄暮未能還高上煙中閣平看雪後山委形羣動裏

任性一生間洛下多閒客其中我最閒　杜牧題宣州開元寺水閣詩曰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李羣玉湖閣詩曰楚色籠秋草秋光洗洞庭夕霏生水寺初月落雲汀棹響來空闊漁歌去杳冥欲浮欄下艇一到斗牛星　曹松滕王閣春日晚眺詩曰淩春帝子閣偶眺日移西浪勢平花塢帆陰上柳隄凝嵐藏宿

翼疊鼓碎歸蹄只此長吟咏因高思不迷　宋趙抃蓬萊閣詩曰山巔危構此蓬萊水濶風長亦快哉天地涵容百川入晨昏浮動兩潮來　鄭獬四照閣詩曰湖山天下之絶境羣山繞湖千百里碧筍四插明鏡圓此閣正在明鏡裏　元虞集滕王閣詩曰城頭高閣插蒼茫百尺闌干背夕陽秋雨魚龍非故物春風蛺蜨是何王帆檣急急來彭蠡車蓋童童出豫章燈火夜歸湖上路隔籬呼酒説干將　明袁凱登浦上閣詩曰高閣春波

上登臨獨愴然故鄉從此別久客未言還花好誰家屋
帆輕何郡船朝來有微雨應灑郭西田　高啓登白蓮
閣對雨詩曰遠愁高樹共離離風送潮聲上浦遲海客
市中烟起處江僧閣下雨來時船歸杳靄惟聞櫓店隱
蒼茫不見旗回首南朝今幾改可堪重咏攸之詩　又
涵空閣詩曰滾滾波濤漠漠天曲闌高棟此山巔置身
直在浮雲上縱目長過去鳥前數杵秋聲荒苑樹一帆
暝色太湖船老僧不識興亡恨只向遊人説往年

增賦 唐錢起朝元閣賦曰上將恢帝宇壯神皋斷景山之松用而有節感子來之衆役不告勞成仙閣之弘敞配紫極之崇高先是徵規模宏大壯經始聖迹責成梓匠當桂户而八水悠遠植玉階而千巖相抗升陽烏于赤霄之表棲玉兔于翠微之上可以吞貝闕壓崑閬盛矣哉亦神明之化也　孫翊仁朝元閣賦曰彼朝元之為狀厥高因于嵒嶂岌彙兮初謂踊于山巔崔嵬兮又謂居于天上崇崇之勢博敞宏壯斜窺渭北笑玉樹而

徒空俯對終南與金闕而相抗迥出象外信非人間陽鳥乍轉以廻翼翔鵾不逮而空還七聖同遊罷還襄野萬國以會自是塗山

增序唐王勃滕王閣序曰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于上路訪風景于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

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黄龍之軸虹消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濵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增記唐元結茅閣記曰已巳中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歳矣時與賔客嘗欲因高引望以抒遠懐偶愛古木數株垂覆城下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楹扇和爽氣滿于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蒸休息于此何

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陰而庥之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曰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于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

命愈乃不辭而承公命　宋王安石芝閣記曰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于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于天子或貴于士或辱于凡民夫豈不以時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